

正義的呼聲

東北書店編印

目 錄

- 致北大和朝陽同學書 陳瑾昆（一）
致友人書 陳瑾昆（四）
致胡海門戢翼翹公開信 陳瑾昆（九）
雲南首義護國三十一年告雲南同胞書 潘朔端（二三）
致六十軍將領信 潘朔端（一七）
致董英斌董彥平書 陳家珍等（一九）
紀念「六二六」起義週年 劉善本等（二十四）
給國民黨空軍一封信 劉善本（三〇）
到解放區的國民黨空軍人員 劉善本等（三九）
八一四空軍節告國民黨空軍書 劉善本等（三四）
給國民黨空軍的一封公開信 劉善本（三九）

致北大和朝陽同學書

陳瑾昆

啟：陳瑾昆先生湖南常德人，現年六十一歲。廿一歲赴日本遊學，在帝大法律科畢業後，民六回國，九月任奉天高等審判廳推事，後任高等審判廳廳長。民七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十二月，北京修定法律頒成立時任纂修，兼任北京大學、朝陽大學教授（北大教職自民七至廿七，中間斷一年，朝陽教職則自民七至廿六，從未間斷）。並在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任課。民八任北京大理院推事，兼任司法講習所講師。民九任北京政府司法部參事，民十一任大理院監長，司法考試委員，湖廣司法考試委員；後任司法部圖書館教員，民十七專任北大、北大教員，兼執律師職務。民廿二受羅文幹邀赴南京，任司法部行政司司長及南京法官養成所教員，五月不辭而別，並曾草擬「現行刑事訴訟法」，去年任國立北平臨時大學名譽教授，朝陽學院主任兼名譽教授，中國大學導師兼名譽教授。四月廿一日北平中山公園事件中，先生為時務政局，遂辭去各大學全部職務。北大曾以書面和口頭邀其回校，朝陽學院亦多方挽留，均遭拒絕。

陳先生著述宏富，有《民法通義總則》、《債編個論》、《刑法總論》、《債編個論》、《刑法總則講義》、《刑事訴訟法實務》等六部，皆已出多版。現還就而未出版者有《民事訴訟法講義》及《刑法個論》。中國法學著述被日本帝國大學教導引用者僅先生一人。國內法學著作銷行最廣者以先生為第一人。陳先生素具正義感，在司法部任內，因曹锟指選，曾力勸富貴亟通電反對，因未採納，先生遂憤而辭職。在大理院庭長任內，曾力拒院長姚良干涉司法，在南京司法部任內，曾力主對易培基、鄧誠秀等起訴（當時此為轟動全國之事件，羅文幹遂因此去職，國民黨亦撤回起訴）。陳先生因不滿蔣介石賣國獨裁統治，憤然不平來解放區，願為中國人民繼續作更有効之貢獻。

我同二校，是有二十年歷史，可以說，二校是我的第二故鄉！又我在二校是講授法律，並可以說：法律是我的第二生命！學問是我的第二食糧！所以我在北平光復後，就先後仍然在臨大同朝陽講課，北大和朝陽當局約請照舊任教，最初也未回辭，不幸終違本願！因為中山公闢事件，我是被蔣家特務打得頭破血流，我於是看清：在蔣系勢力支配下的大學，是再不能繼續我的終身事業，只得忍痛將當時已擔任的教務辭去，未來被約請的教務，也認為在訓導制度下無法接受。現在是只好同二校同學暫時不能相見了！這是我最傷心的！但同時也是我最快心的。我一生可以向諸位自誇：堪稱為「忠義之士」。在司法界，在律師界，在教育界，遇事都是「為正義奮鬥」！如為反對曹銀賄選而辭職，可說是在司法界為正義奮鬥的一例；為反對劉哲校長而却聘，可說是在教育界為正義奮鬥的一例；拒受貪污毒品辯護案件，可說是在律師界為正義奮鬥的一例。現在更下最大決心，要在政治界為正義而奮鬥到底！我一向是不問政治的，而現在却要變轉方向，為政治而奮鬥。是因為中國若是蔣介石同他的黨徒——國民黨內頑固自私分子胡鬧下去，就是要無法律、無教育、無學問、無正義，我仍如以前通過我的悟道優越生活，那只是槁木死灰，行屍走肉！只計一人安危，不管衆人死活，何以對國家、對民族、對自己！更何以稱學者、稱先覺、稱正士！所以我放棄了我的舊事業——終身教育事業，開始我的新生活——民主奮鬥生活，固然一面是我最痛心事，但是一面也是我最快心的事！

我是一個無黨派的人，也是一個無偏見的人，我現在公開寫信給諸位同學，決沒有為他人宣傳和為自己鼓吹的絲毫意思，只是因為政治是大家的事。人類正是「政治動物」，如同魚類是水族動物一樣，魚類是不能離水而活，人類是不能離政治而活。現在正是蔡子民先生所說「讀書勿忘愛國」的時

候了！我們北大同學，自來是人民先鋒；我們朝陽同學，自來是法律特長。現在正是人民要爭自由的時候，法律要爭正氣的時候了！也正是諸同學要大大覺悟的時候了。

我是在蔣管區與解放區都生活過了的人，並且是一個正確了解公平判斷的人。我可以拿良心保證：這兩個區域，一是天堂，一是地獄，人民的苦樂，政治的清濁，治安的好壞，經濟的良惡，正是兩個極端的對比：單拿貪污絕跡，盜匪絕跡，乞丐絕跡，三者來說，試問蔣管區能否同解放區相比？至於主義，一個只是口號標語，一個則是身體力行。中共現在是實行新民主主義與新資本主義，且聯合知識階級參加政權。社會與政治本是不斷進步的，現在的世界如果只行舊憲政與舊民主，也是終久必走入舊資本主義與法西斯政策的末路，何況蔣介石同他的徒黨，以前和以後所走的道路，更是極端的專制獨裁！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假民主、偽憲政！而且是走的他國法西斯所不敢走的路！除了沿用希墨和日本軍閥的『特務政策』而外，更暢行蔣家獨創的『賣國內戰政策』，大賣其國，大打其仗，弄得目前已是人人都不能活，即求當蔣家與美國的太平奴隸亦不可得！蔣介石一手拿寶劍——美械軍隊，一手拿『法統』——『國民大會』——蔣家私黨家臣的違法、集團，要使我們人民屈服，若不屈服，就要想用他的『欽定憲法』和他的私豢走狗，把一切民主政權和軍隊掃平！現在他用的方法和力量都已到了盡頭了！我可以斷定：他的毀滅，是爲期不遠了！蔣介石是中外歷史上一個最可恥可恨的專制者，賣國賊！他要是能成功，那是要無歷史、無人類了！

同學們！莫要辜負了傳統光榮，放棄了前進責任！現在正是國家興亡民族死活的緊要關頭！爲自由、爲民主、爲生存、爲獨立的時候，大家起來吧！不是我們知識階級再觀望再躊躇的時候了！

致友人書

陳瑾昆

按：余紫昌先生，號載門，曾任大理院長，修訂法律館總裁。石志果先生，號友行，曾任司法次長。沈家輝先生；號季諭，曾歷任高等廳長、院長，與陳瑾昆先生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同學，均為司法界耆宿。此書為陳先生對三先生公開信。

友行、載門、李讓玉學長兄均鑒：在平未能暢述所懷，每自念有負數十年老友。茲因相別恐有相當時日，特奉書一吐年來骨鰻。弟與諸公均垂垂老矣！在去年日本將投降以前，弟曾向諸公言之：擬在朝陽門外購地築園，栽花種菜，娛我晚年。乃因辛苦半生，又飽受八年閼氣，一旦重見太平，自作勞民小休之想，然竟一反本懷與素性，過問非本分之政治，實非偶然。公等時局見解或與弟不無異同，然弟總以爲今日之事，蔣公應負完全責任。弟亦素爲公平論事之人，民十七以前之革命與民二十六以後之抗戰，蔣公誠爲有功，然弟究認爲功罪不能相抵。以前之革命成功，實由於孫中山先生之偉見；內容中共，得有農工合作，外聯蘇俄，得有國際同情，革命始有力量，旗幟始更鮮明。當時目標爲「反帝」與「反封建」，此即中共所定之政策，至今尚在堅決奉行。而蔣公則違反中山先生遺志，中途反共反蘇，達到「一黨專政」、「一己獨裁」，故不得不與同一戰線之友邦爲敵，反而與帝國主義官僚政客買辦相勾結，完全拋棄反帝反封建之主張，走向法西斯之另一途徑。於是實行專制，排除異

已，乃有無數次「內訌」與「內戰」，除「清共」與「剿共」歷十餘年，終至被人活捉而外，排汪、排胡、排李白、排馮闇、排粵川湘滇等，每次均掀起政變或戰亂，以致國力消損，政效低微，較民國以來任何軍閥時代爲甚。加以專任「私親」「私黨」如孔、宋、陳等，以致污濁之風，開中外歷史上未有之前例。自侮人侮，乃招來「九一八」事變。又主張「不抵抗主義」，更招來「七七事變」。此十四年與八年之暴日侵略，喪失國家土地公私財產同胞生命，真不可數計。此均爲蔣公「一誤」所致。以後抗戰之成功，實由於人民齊心，中共協力，將士效命，而蔣公則保持「隨時可以妥協」之態度，苟非暴日天奪其魄，則先可以亡東四省，後必可以亡全國，此盡人所能見及者。蔣公招致滔天大禍，冒此亡國危險，竟僥倖得躋於所謂「四大民族英雄」之一，則應從頭猛醒，在日本投降後，極力向「復員」與「復興」兩個方向作去。乃繼續其「獨裁專政」之迷夢！自來政治家最低條件，必須心地光明，胸襟闊大，度量寬宏；而蔣公適得其反，心地奸險，性情剛愎，度量狹小，以致忠言不能入耳，正士不能近身。從不尊重民意，更不顧全信義，尤其是抗戰中，一反其與中共共同抗日之協定，始則不發一餉一械，繼則解散新四軍，並隨時使嫡系並雜牌軍隊對中共軍隊監視或進攻。萬一中共軍隊不爲精忠愛國者，逼使士氣搖動，在敵後方，不出死力，繼續奮鬥，則前途何堪設想？其在日本投降時，更爲倒行逆施。對於暴日與漢奸則主張「寬大」，甚至仍使敵僞軍隊代爲看守城池，保持武器。漢奸巨頭，反而封爲司令，待爲上賓。對於中共軍隊則不但不加獎賞，反施壓迫，最後則行「剿滅」。無賞罰，無功罪，無紀綱，亦開中外歷史上未有之前例。蔣公雖持內外封鎖政策，不使國內外人士知道中共抗戰區域內之情形，然外國人士均有相當了解。故前羅斯福總統堅持聯絡中共，美國記

者亦有著述，甚爲稱道中共。蔣公本人亦深知中共存在，於伊獨裁不利，故始終抱定「反共」宗旨，日做德意日法西斯之故智，以『防共反蘇』爲其『自私自利』之手段。德意日對內獨裁，對外侵略，而蔣公則只能學其一半。除沿用法西斯固有之『特務政策』外，尙加用蔣家獨創之『內戰政策！』弟在去年八月十五日後，二十日前，與諸公聚餐席上，衆客擊賀勝利之時，即發一冷語謂：『天下從此多事！』蔣公當斥爲失言，今日何如？

目前景象，只是民不聊生，因而『人心思漢！』蔣公則更喪心病狂，大賣其國，大打其仗，前門逐虎，後門進狼！去一日本，來一美國！舉凡領土、領海、領空、內河、海關、駐軍、練兵等一切國家主權，民族利益，俱已雙手奉送所謂盟邦。大膽賣國，亦開中外歷史上未有之先例。所得代價，只是美軍在國內橫行（報載吾等學生王振華律師亦被美兵車撞死）。更加美國供給最精銳之武器，殘殺有功之將士與無辜之同胞，此亦開中外歷史上未有之先例，此即蔣公之『再誤』！古語云：『一誤不可再誤』，適爲蔣公言之。弟前赴延安，見城市全爲日人炸毀；此次赴張家口，再赴延安，沿途更見無數城市鄉村爲日人焚毀炸平，日人所持之『三光政策』，今乃親身目睹，此正見中共與人民抗戰之力。而蔣公毫不以此爲念，堅持向解放區進攻，誠不知其是何居心！至於中共領導之解放區情形，弟爲無黨派者，且爲無感情偏見者，乃爲公等所深知，以弟之在延安張家口並沿途所見（此次歷晉、察、冀、陝西省），實覺解放區與非解放區，即國共兩黨政治成績，乃有天淵之別。弟所歷者尙爲經濟文化均形落後之地，然已『民康物阜』，即民生已大見改善，生產亦大見增加，教育亦大見發達。尤爲貪污絕跡，盜匪絕跡，乞丐統跡，民主與自治已極普遍，官吏與軍隊均極整肅，上與下，軍與民

打成一片。毛主席所倡『爲人民服務』之宗旨，完全爲黨政軍三方面所實行。均能了解其非在民衆上面，係在民衆中，自己即爲民衆中一人，爲老百姓作事，即係爲自己作事，打破『治人』、『治於人』者之觀念。其精神更在『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以上使國家成爲一大家庭，而自己即寄生託命於其中，本人與家族並老死疾病，均由國家保障。尤有一特色，接人處事均出真誠。弟素主張吾湘會濂生『有士氣才能作事』之說，中共人物無不有士氣，即均係書生本色，此於弟正是聲氣相投。中共目前政策，則於黨章載明，爲『新民主主義，新資本主義並與知識階級合作。』即中共只求實施憲政與民主，且主張三三制，即限制黨員在政府中只應佔三分之一，餘則使其他黨派無黨派並一切開明民主人士參加。爲防止舊憲政國家之流弊，提倡『民族資本，勞資合作』。土地政策原則尚係實行土地法二五減租之規定，孫中山先生所倡『耕者有其田』之主張，所謂『土地分配』並未普遍，現時只對於食污土劣，敵僞之土地行之。所謂『清算』『窮人翻身』，則是初解放時受壓迫民衆之情緒所致，政府雖不加阻止，但仍隨時監督與糾正。弟深知中共乃真心爲民者，故求和平統一團結合作，乃用於中共之至誠。美國與蘇英特別標出協助，上述目標之政策，亦實實相信國共可以合作，且必須合作。毛主席去歲單身赴重慶，可謂歷史上一種民族英雄行動，無數次讓步，撤退廣大土地與裁減甚多軍隊，亦正是『相忍爲國』。無如蔣公雖爲中共精神與民主力量所壓服，勉強簽定停戰協定，敢協決議以整軍方案，然旋即翻悔。現時間題，只在蔣公能否誠意實行此三個協定。若必依恃外援，繼續內戰，弟可斷言：蔣公消滅共產黨之目的，絕對不能達到，美國侵略中國之目的，亦絕對不能達到！內戰不停，中國人民均不能活，其前途何待智者知之？中國因有長期外患之教訓，現時人民力量與國家觀念已遠非

以前北洋政府時代可比。汪精衛與日本之運命，又將另有二人一國重演！弟與公等均爲先知先覺一份子，故弟敢爲公等一陳鄙見，於期同作高山之呼，共盡匹夫之責。弟亦將以此書公諸國人，望勿以爲狂謬，感甚甚！

愚弟 陳瑾昆 謹書

致胡海門戢翼翹公開信

陳瑾昆

海門勁成（翼翹號）兩兄：頃見中央社南京四月二十二日電訊，所載兩兄爲辯解民主社會黨和兩兄自己參加蔣記政府改組事發表的聲明。爲了公私兩方，不得不向兩兄進一言，同時，也就是要向貴黨和國人進一言。

兩兄應該知道，我何以從前年八月抗戰勝利後，反而更加反對蔣記政府。因爲蔣氏執迷不悟，本性難移。雖然抗戰結束，仍是不走和平統一復興建設的道路，依舊抱定自誤誤國的私見。爲了繼續獨裁，因而排除異己，收容敵僞軍隊，禁止就地受降，完全是一心一意要消滅其政敵共產黨。所以以後不顧自己前後與共產黨簽訂的雙十協定，和各黨派無黨派簽訂的政協決議，進行了空前未有的內戰，也進行了空前未有的賣國。其中參加了政協的青年黨，本是早就被蔣氏收買，並且重要黨員又會被抗戰中的南北漢奸政府收買。這種黨和這種黨員，不顧其黨的立場和自己的人格，參加蔣記國大和政府，助長蔣氏內戰的兇焰和掩護蔣氏賣國的罪行，本不足怪，也不足責。貴黨本是民主同盟的盟員，則從貴黨的立場和黨員的人格來說，不但要遵守政協決議，而且要維持民盟公意。政協決議就是杜魯門、馬歇爾也說是全國民意的典型憲章，這且不說。民盟以本盟的立場和公意，以前決定不參加蔣氏違反政協召開的偽國大；這在道義責任上和政治責任上都不容許貴黨和貴黨員違反。貴黨和貴黨

員居然違反，則在我全國民衆中早就認清：貴黨和貴黨員實完全與青年黨和它的黨員一樣是一個無民族氣節的黨和無個人人格的黨員。

兩黨雖然作蔣介石和國民黨同美國的應聲蟲，說這（指召開偽國大和蔣府「改組」）是爲促進和平統一與民主憲政，那麼全中國人、全世界人都要問：蔣介石既如此，爲什麼不遵照政協決議而私自召開偽國大？爲什麼在召開前和召開後仍舊進行空前未有的內戰和賣國？共產黨是次於國民黨的第二大黨，是有絕大人民力量佔全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人民的政黨。蔣介石拿國民黨的軍隊和美國後援也決不能消滅它；而且政治上決不能拋開它。這是擺在全國人、全世界人面前的事實；而且是任何人應有的常識。蔣介石居然違反政協決議，不但不待共產黨參加，而且是拿召開偽國大，制定偽憲法作爲進行內戰的政治資本，作爲進攻共產黨的政治攻勢，而且是促成中國爲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菲律賓第二。這全中國人自然不能答應，政協當事人的民盟更不能答應。違反本黨的立場和公意參加偽國大，自然是違反紀律應被開除，所以貴黨被民盟開除了。

全中國人民是爲貴黨惋惜，同時也對貴黨和參加人痛恨。這一點，貴黨和貴黨參加人自然也很感覺到，所以貴黨附和與幫助蔣介石總不如青年黨大膽痛快。黨首和其他參加人總是裝腔作態。最近關於參加政府還發表決議說：『本黨參加所謂行憲的四機構。』並堅決表明：『至於擔負決策與行政之責任，待之全國各黨一致協討於和平民主之日。』就是一面想作官，想由蔣介石和美國的贓款下討一口飯吃；一面還是關心到後患，怕全國人民和共產黨將來不答應。怕沒有像參加袁世凱稱帝和曹錫賄選的人那樣便宜，要受人民清算，清議制裁。

所謂『待之全國各黨一致協討於和平民主之日』，自然是說：要等待國民黨——蔣介石同共產黨以及第三大黨的民盟基於政協決議共同向和平民主合作。在此以前，貴黨不負擔決策與行政之責任，就是說：不參加蔣氏的所謂國務委員會和行政院。當時一般中國人本都看清楚，這仍是貴黨裝腔作態的作風，決不是真心要等待全國內各黨一致合作——國民黨和共產黨、民主同盟合作才參加改組政府。然而也有人幻想貴黨雖不明是非，或明利害，或許真不致參加改組政府，這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不料貴黨過於近視，蔣氏去年攻克張家口就放膽參加製造偽憲，現在攻入延安又放膽參加『改組』政府。

不過貴黨中究竟還有明白人，看清馬上不顧本黨的宣言和個人的人格去參加蔣記政府以作為蔣氏進行內戰騙取外債的口實和工具，過於犯不羈，冒大險，一定將成爲內戰罪犯和民族的敗類，想一時吃飯，將永久吃不成飯，所以貴黨黨員中起而反對。這不問他們動機如何，他們的人數如何，這反對的人至少在人民面前是將功贖罪，在貴黨面前是主張正義和黨紀，這在將來不僅是可恕而且是可稱。兩兄怎麼居然發表聲明，爲參加蔣記政府的貴黨和自己來辯護？說得真是可憐，同時又是可恥！聲明內說：『我們這次參加政府時，保留有進退自由的，是具有犧牲的準備的。』我也可以很誠懇的告訴兩兄：你們現時要進，將來要退，雖是你們的自由，但是犧牲是定了。所謂犧牲，照我們人民來說，是要跟着蔣介石和他的自私黨徒以內戰犯，賣國賊的罪名受處罰。罪行已成立，決不是以後再退，看着形勢不好再抽身，就可不受既遂犯的處理。兩兄自己當然知道爲貴黨辯解不能言之成理。至於所謂『十二綱領』和『三個要義』，當然也知道是鬼話。這句話任何人都會明白，這是要幫着蔣介石進行

內戰和騙得美債。十二項中，只是要「共產黨完全恢復交通」和「舉行外債」的兩項是正文，是本意，其餘都是陪襯。烟幕。至於兩兄所說的三個要義，只是一個要義：「代表人民謀解除其痛苦並減少社會的紊亂」，這是同蔣介石和美國一樣的說法，是共產黨增加人民痛苦，紊亂社會秩序，要由參加的民社黨和青年黨（美國所稱的自由份子）去幫助蔣介石來消滅共產黨。這不但不能代表我們人民，就連貴黨內的明白曉事人也不能贊成，要出來反對。二位同其他參加蔣記政府的人，我們人民都認為比袁世凱的籌安會、勸進會，曹锟的國會豬仔們還無恥，還可恨！要知道，現在人民的力量和覺醒是遠非袁、曹時代可比，舊官僚、政客是與惡軍閥、買辦同罪，這一項決不能逃脫人民的制裁。

我與兩兄有相當的友誼，希望兩兄懸崖勒馬，同時可勸告貴黨首和貴黨員也一齊懸崖勒馬。這樣一作，並不是給國家和人民有多大補救，却於貴黨和個人有甚大好處。蔣介石是和德國政府一樣一定要上斷頭台，兩兄和貴黨又何必陪着上台？我不但是爲私的方面要如此說，爲公的方面也要如此說，想兩兄可以了解，可以相信。

陳瑾昆

雲南首義護國三十一年

告雲南同胞書

雲南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們！一切愛國軍人，民主賢達，爲中國獨立和平民主奮鬥的先生們：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雲南「首義護國」，因而推翻袁世凱專制獨裁統治的日子，是雲南人民的「正義」與「血汗」所交織成的光榮偉大的紀念日！當着今天新的「袁世凱」——獨夫民賊蔣介石萬惡專橫，踏在人民頭上，逼使全中國人民餓餓死亡無以爲生的時候，來紀念雲南的「護國紀念」日，不僅有其重大的歷史意義，而且也更有着現實的意義。

回溯當年，一切反專制暴政而犧牲奮鬥革命先烈所締造的「民主共和」國，正初基未固，人民遭遇千百年來封建專制壓抑的創傷未舒，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魔爪直壓頭上，而封建餘孽袁世凱，却冒天下之大不韙，勾結日寇簽署賣國條約二十一條，吞食無數人民，無數革命先烈的鮮血換來的「民主共和」的革命果實，中國人民，中華民族正千鈞一髮之間，雲南人民揭起了摧毀專制復活的義旗，大義昭彰，全國響應，義軍所指，賊寇敗除，不數月袁賊乃「玩火自焚」，中華民族得以再造「共和」。

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在「袁災」已除的整三十一週年，今日處蔣美勾結的暴政下，其情景遠甚於當年千萬倍。新的袁世凱——獨夫民賊蔣介石，殘民以逞，搜盡刮竭，蔣宋孔陳的殃民集團所凍存於美帝國主義國內的金元，何止數千萬萬，集歷史上獨夫民賊搜刮民脂民膏之大成。秦始皇專制暴虐，屠戮人民，焚書坑儒，以圖子孫相繼於萬世，其殘暴已使人聞而膽裂。而獨夫民賊蔣介石的殘暴，則可謂「法通中外」「道貫古今」，把中外歷史上一切足以摧殘人民自由殘害人民生命的辦法，都用光了。把全世界各法西斯國家一切宰割屠殺人民的辦法，都接受發揚淨盡。試看蔣賊統治區域，那裏能找到一片乾淨土，何處不是特務滿天飛，晝夜叫囂着吃人殺人，任何殘酷無人性的事，那一件不爲蔣賊的一羣做盡！固然歷來獨夫民賊的賣國行爲，其實質皆屬於禍國殃民，但前此一些獨夫暴君，猶未敢面對天下人，公開『賣完喪盡』，尙須自留餘地，像袁世凱的當初不敢全部接受二十一條約的簽署，便是一個道理。而民賊蔣介石却膽敢把全中國的領土與私產，把中華民族的生命做兒戲，從天上到地下，從領海到內河……一切主權，都明目張膽雙手奉送給美國帝國主義，欺辱全國人民，喪權辱國，真可稱得是「前無古人」了。自蔣統治中國二十年來，爲其摧殘的生命何止千百萬，內戰時期，抗戰時期以迄勝利以後，其消滅異己的屠刀所至，造成血海屍山，言之令人髮指。我雲南部隊積極參加抗戰有功，而蔣介石則使用毒辣手段加以消滅，龍雲主席被變相幽於南京，馴至發生「一二一」的昆明慘案，自此「六召青山」，遍染血腥，「三迤」父老，萬劫齊臨。在此種淫威逼迫之下，我全滇父老的數萬子弟，終至由遼遠的西南大後方，被驅至東北原野，充作蔣介石「帝王」迷夢的內戰工具。我輩已歷盡戰爭艱苦，當年台莊鄂南贛北等抗戰，爲民族國家萬死何辭。而今手執美帝國主

義武器，殘殺抗戰中有大功於民族國家爲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與廣大的同胞；爲蔣介石的專制獨裁效忠，爲蔣宋孔陳集團利益賣命，爲美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開路人；心非木石禽獸，何堪出此。是乃有本年「五、三一」海城率師起義，忠於人民，勿負吾漢父老之正義殷望。

我們認定了中國人民今天應走的道路只有一條：要獨立、要和平、要民主。我們已看穿了獨夫蔣介石所要走的道路，也只有一條：就是賣國、內戰、獨裁。因而招致的必然滅亡。蔣介石欲依其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以妄圖要消滅解放區人民武裝，進而好消滅全中國的民主力量，我們知道蔣介石現在已是站在瀕於死亡的邊緣上，正作最後的垂死掙扎，故傾其全部武力於各解放區瘋狂進攻，至今四十個師以上的覆滅，尙未歛其血腥貪婪的兇焰。但解放區人民的武裝，依靠着一萬萬五千萬人民贊全中國廣大人民的支持與愛護，堅持着人民的正義和意志——誓爲獨立、和平、民主的實現而奮鬥，它有着共產黨，有着全國人民愛戴的領袖毛澤東主席的英明領導，是不可戰勝的力量。蔣介石發動內戰以來，訂了好幾個限期，要消滅解放區和其武裝，但是消滅的不是解放區的武裝和人民，而正是蔣介石自己依靠美帝國主義幫助裝備支持的四十餘個師（按現在已是一百餘個師）。民賊蔣介石，極盡中國歷史上「昏君暴主」陰狠殘暴的能事，一面拚命打內戰，一面拚命搜刮中國人民，鎮壓全國人民爭取生存的反抗和起義，另一面則召開偽「國大」，招搖撞騙於全國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企圖經過這會議而一擺屁股坐上「金鑾寶殿」，以更好「窃國柄」以堅持其行將覆滅的軍事政治的命運。袁世凱走過了這個道路，幾個月的天氣壽終正寢了。蔣介石又何能逃此歷史發展不易的規律呢？

同胞們！雲南人民的命運，與中國人民的命運一樣要自己決定，依靠自己，依靠全雲南人民的團